



一期一会
《牡丹》花开六十年

阎连科为《牡丹》书写贺词：
六十年的过去，六十年的未来

花 谁非过客？ 是主人！

□记者 杨文静 文/图

3 文学 梦

1 文学 桥

“南仁津桥岸，西望北邙山。九朝烟雨，铁马金粉付闲谈。曾忆洛阳纸贵，又有缪斯新唱，传世必可观。描绘新天地，纪胜仗此刊。六十载，关山越，起征帆。灯下兀兀白首，冷眼对波澜。唯借梦中彩笔，寄意奇章佳句，妙手写清欢。恐被东君误，独坐看牡丹。”①

在洛阳，爱文学，要看《牡丹》。

《牡丹》是桥。

“说到桥，我们都感到熟悉和亲切。桥是路的延伸，桥是船的发展。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文学的历史，几乎和桥的历史一样久远……文学在我们和当代世界之间架起了一个特殊的通道，所以我们把文学也视为桥梁，一座文学桥，一座精神上的桥。文学工作者，理应成为‘架桥者’，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理解信任之桥、互助友爱之桥，那是心灵上的和谐之桥。在文学与社会之桥上，《牡丹》将与你携手同行……”②

2 文学 路

值得庆幸的是，洛阳有《牡丹》这座文学桥，那些在“桥”上走来走去、临水吟诗作赋的人，是一个个发自内心甚至从骨子里敬畏文字的“牡丹人”。

“世上，唯文字写作这条路（或叫文学路）难走，沟坎尤多，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一条路，因此也最具魅力。然而，文学又像恋爱，你一旦爱上它，就会深入骨髓，让你哭，让你笑，让你梦，神魂颠倒，如痴如醉，很难摆脱……文学因是心灵的、精神的，它一钱不值，却又价值连城。文学使我的灵魂得以净化，使我的心灵得以舒展，虽然寂寞清贫，却能干干净净地活在人世。”③

1957年1月，《牡丹》文学杂志创刊，栉风沐雨，已六十载。

20世纪80年代，《牡丹》步入辉煌期，发行量一度破百万，一举奠定了它在文学界和期刊界的地位。

及至今天，《牡丹》依然坚持纯粹的严肃文学办刊思路，品位高雅，文学活动异彩纷呈。

那些从《牡丹》迈出“文学路上第一步”的人，那些从《牡丹》走上文坛的“牡丹人”，无不怀揣着一个璞玉般温润、宝石般璀璨的文学梦。即便已至耄耋之年，他们的文学梦依然年轻。

10月29日下午，浓浓的秋意在黄叶上晕开，阳光的热度正好中和了秋风的凉，蓝天下的秋景美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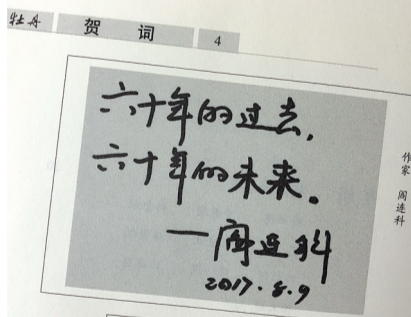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个“牡丹人”，却对这绝美的秋景无丝毫留恋，他们迈着喜悦的步子，走进洛阳市文化馆。二楼剧场里虽然光线很暗，却美得难以描述，《牡丹》文学杂志创刊六十周年朗诵音乐会在此举行。

数十位洛阳朗诵圈里的腕儿，和上百个与《牡丹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欢聚一堂，以经典文学作品朗诵音乐会的形式，共同庆贺《牡丹》创刊六十周年。

开场致辞，《牡丹》杂志社社长杨晓红为这场活动“揭幕”——回顾“牡丹”花开的历程，感受“牡丹”花开的喜悦。

这是一场“牡丹人”的狂欢。

他们是在狂欢，但他们是深沉与优雅的。那喜悦的情绪，好似一朵红牡丹，红到发紫，热烈地绽放，但依然内敛。



▲阎连科给《牡丹》写的贺词

▲《牡丹》创刊六十周年朗诵音乐会在市文化馆举行



集体诗朗诵

“文学青睐青年。年轻人好做文学梦……文学怕‘老’，文学永远年轻。做文学梦的人会老，而梦总是年轻的。每个文学梦都是一幅绚丽的蓝图、精彩的画卷。文学需要大作家，文学造就大作家。大作家不可多得，即使能称得上著名作家的，也只能是少数。对于绝大多数做文学梦的人来说，过程比结局更重要。基于此，《牡丹》应当甘作人梯，为一代文学新人铺路，培养他们的文学梦。我倒主张《牡丹》不必急于追求高级阶段、第三种境界。最好永远年轻！同广大文学青年共处‘合群时期’，一起‘望尽天涯路’，做年轻的梦，做年轻的文学梦！”④

扶持青年作家是《牡丹》一直坚持的办刊理念之一。六十年来，《牡丹》在推介青年作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

在朗诵音乐会上，有两名90后作家，一个叫王麦顶，一个叫苏恺明。

上网一搜，王麦顶的简介一大堆，光作品名字就有一串，比如长篇小说《上海一九三七》《大清御厨》《替嫁丫鬟》，短篇小说《滚滚红尘》《春日迟迟》《红蔷薇》《灰姑娘的水晶鞋》《民国老上海往事》等。这姑娘是从网络上红起来的，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，她成了一个“牡丹人”，进入“牡丹”这个大家庭，从线上来到了线下——文学创作的世界变得更广阔了。

苏恺明在《意林》杂志做编辑，此次专程从北京来洛参加《牡丹》创刊六十周年纪念活动，他说：“我是回来感恩的，感谢洛阳！感谢《牡丹》！”

苏恺明曾在洛阳上大学，那时，他心中有文学梦，想走文学这条路。“梦想像花，没有土壤，没有水，花就无法绽放。”他很庆幸，《牡丹》给了他梦想绽放的机会，“我要把自己打磨成一块精致的石头，为文学这座宫殿添砖加瓦，为《牡丹》锦上添花”。

用心捧新秀的《牡丹》，也深受名家的青睐，名家新作不断在《牡丹》上发表。陈红涛朗诵的《我所欠父亲的债务》，让在场的“牡丹人”感动不已，许多人流下了眼泪。这篇散文发表于《牡丹》2001年第1期，作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阎连科。

今年夏天，阎连科为《牡丹》创刊六十周年发来贺词：“六十年的过去，六十年的未来。”

花开六十年。

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；醉心文学一甲子，牡丹花开六十年。删繁就简勤磨砺，推陈出新勇攀登；不忘初心长坚守，勇于开拓向未来！”⑤

谁非过客？“花”是主人！愿《牡丹》常开，与你我常相伴。

注释：

①《水调歌头·独坐看牡丹》，作者王小朋，《牡丹》主编。

②节选自《牡丹》2007年卷首语《桥——文学——社会》，作者梅意辛，《牡丹》原主编。

③节选自散文《敬畏文字》，发表于《牡丹》2008年第2期，作者马新朝（1953—2016），诗人、作家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，河南省作协原副主席。

④节选自《年轻的梦》，发表于《牡丹》1997年第4期，作者黄秉忠，《牡丹》原主编，《洛阳日报》原副总编。

⑤朗诵诗《花开六十年》，作者梅意辛，《牡丹》原主编。

